



捧者

辛勞

森林詩叢

叢者詩林 森捧血

本出版期一九四八年五月
型刊行處 上海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小基本定價 國幣三圓
珍編輯者 森林出版社
袖著作人 辛勞
版權所有

森林詩叢
捧血者

辛勞遺著

1948

星羣出版社刊

原书空白

目 錄

序詩	• • • • • • • •	5
第一章 行人	• • • • • • •	11
第二章 月黑的夜	• • • • •	17
第三章 我愛	• • • • •	27
第四章 奧祕	• • • • •	34
第五章 林雀	• • • • •	42
第六章 古歌	• • • • •	47
給「捧血者」的一封信	• • • •	51
後記	• • • • • • •	53

原书空白

序　　詩

——獻給家修和在炮火中走散的
友人們

久違春日也久違故鄉；
在旅途生長大了，
人們嘲笑我的浪蕩。
在陽光裏，我看時代：
在那黑大的眼中，我追尋夢！
歡快同我有了深仇，
憂患却成了親切的友伴。

唱歌，因為我的飢餓；
看雲，因為我盼望晴天；
借星光照我的旅路，
前行，却是因為人世的痛苦，
我不屈服於命數，
戰鬥，以我的堅韌；
在人前，我感到渺小，
而我心的博大沒有人知道。

我不控訴，我不哀告，
在偉大的戰列，我走得沉着。
我不羨慕別人的英勇
因為我不相信我自己懦弱！
擎得槍放得炮，

面對我的敵人，我不會讓他逃走，
用我們的歌聲去襲擊他們的靈魂。

陽光在那里我知道，
夢什麼時候開花，和它的顏色，
我敢說：我最明白；
然而我是憂鬱的，
因為我走過的路都是那麼艱苦！
我望着遠方，我探索希望，
並不畏縮，雖然我很憂鬱，
到陽光的家鄉，走進夢花開的地方！

夢使我苦惱，然而我愛夢，
因為夢是我的陽光！
如果說，陽光在天上，
那自由的天空就是我的夢；
如果說，陽光在未來的時代，
那新的時代，就是我的夢！
我已準備好了，
幸福的心，幸福的雙蹠。

我有個叫囂的火熱的靈魂，
在沉默與陰靜之中，
讓人罵我不是個戰士，
讓人嘲笑我的憂鬱，
也讓人指責我的一切缺欠，
——祝福他們！
何必誇耀我的勇猛，

何必宣言我的堅定！

我不惋傷童年的逝去，
我喜欣我的成熟：
更其喜欣：
在我壯大的年紀，
永保有顆孩子的心！
我不詛咒不幸，
因為不幸不是我勇敢的對手！

從輕蔑裏，我找到可愛；
從憂患裏我解悟人生；
在陰慘的地底，
我不屑陪着悲傷流淚，
叱罵黑暗，正因為我熟習光明；
酬報時代的孕育，
從準心向敵人看去！

祝福我底家鄉，祝福自己，
一個龐大的希望，
贈給我們前進的時代；
在炮火停息之時
和我那些飄散的伙伴，
祝福那相聚的明天；
更祝福我那最好的最好的朋友，
以一個少有的親切的微笑……

原书空白

爲了祖國
不捧着生之鮮血，
那是
不愛國的人們！

——裴特斐

原书空白

第一章 行人

那太陽有誰知道去了何方？

—— Bridges

陰鬱地走，
這流浪的青春。
在蒼碧的山間
微風不敢驚動小草
這暮色中的行人，
是如此落寞，悄悄。

沒有笑飄在嘴角。
無言，站立，像個大理石像；
可又不像個行吟歌者。
腋下並不帶有憂傷的胡琴，
更沒有詩句唱向黃昏——
只一個竹杖，一個背囊隨身。

遠山拱迎着夕陽，
像金紅的海水，
那裊裊的
萬里的流雲——
抑或失路的旅客？
而，他駐足並沒有詢問。
站立在這青翠的山麓。

靜默地注視水濱。

溪水映入他底形貌，
一個消瘦的臉駐滿風塵；
正像水中的樹影，
那麼孤寂，那麼深沉。

野風無意地吹起他底衣襟，
蒼破的衣上，沾着草梗；
一似他曾在山坡休息，
凝望過歸去的農夫。
像似對於夕陽特別喜愛，
貪戀，流露出他跳動的胸脯。

炊烟掩蓋前邊的農舍；
廣場上傳來村童的兒歌；
歸鴉呼喚，不會引他回顧；
他只望着天際的流雲。
雲在那山頭繚繞，
纏繫着遠樹的四周。

就像那雲濤是塊磁石，
沒有什麼能牽動他底視線。
抑或，向那暮天紅日，
寄注難抑的深情？
像鵠羣懷想小鵠，
抑或那裏嵐上繫個記憶？

曾傍過青春的河岸，

是否他又被怒浪飄奔？

在他底小小的生命船上，

是否有伙伴淹沒？

他是波里餘生，

惋傷同伴的消逝，才如此長默？

溪獨流水深深，

山石上有個黃尾小鳥，

牠叫聲幽雅，

有如古琴飄洒的高吟，

但，是否這憑弔昔日，

這無語，默立的行人？

或，這山麓值得戀慕，
那楓樹，那古翠的松林？

或，來自迢遙的旅路，
經過山村抖抖流浪的灰塵？

或漂流的游子，
歸來辨認先人的古墳？

呵，爲何無語，竹杖打着草地，
行人，天色到了這樣時分？

農人歸去了，——
禾稻的香味沾着脚尖；
菸袋飄出藍蔚的烟；
孩子相親在膝前。

牧羊童打着呼哨，
天真的吆喝着羊羣，

山岩回應象音樂，
羊頸下抖動着銀鈴。
呵，爲何只望天上，
行人無言，何所思忖？

村狗吠着狺狺，
暮色漸濃使牠不安。
聽牛犢在長喚；
白鶯離別了水田；
山風起了，
行人！夜裏吞沒了人間。

山中雖無虎豹，
若是蛇呢？爬來，也會使人心驚。
爲何沉默；爲何不行，
抑是約定？
大昴星升上西天，
看見麼，無語的行人？

若是你是戰士去遠征，
你的隊伍呢？快快趕上！
若是你思索人生的路程？
想有月的夜吧！月在雲海中急行，
一會黑，一會亮——
從這去解悟人生。

若是你難捨殘餘的落日？
若是你戀戀暮紅？

全沒入山凹了；
要看它，先看高明天的朝紅。
天空沒有不散的雲彩；
誰的鮮衣，經年不褪色？

夜暗了。
呵，行人，你爲何還無語思尋？
若是你追尋記憶？
你可會知道：記憶就是痛苦，
不管昨日曾經歡喜，
有誰能捉住飛去的雲霧？

即或青春河上碰過礁石，
我看你頭髮還沒有一根蒼白；
即或，你生命的小舟殘破，
補好了，馳去！不要忙流瀉淚。
即或你還惋傷同伙，
假如生者能把死者替代？

夜已暗了。
山麓上無法看見遠處古松。
若是你是個孝心的游子，
暗中無法認出誰的碑，墓。
若是你還得行旅長途，
該走了，山上已展開逐客的夜幕。

呵，你爲何沒有回應？
行人！若是你有所期望，